

人间物语
Renqianwuyu

煎饼里的乡愁

□孔金泉

我的故乡位于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庄,平铺直叙,覆压大地。

小时候的我就像一阵风一样,刮到东,刮到西。大人们都在地里汗流浹背地劳作,村庄里偶尔传来鸡鸣狗吠,基本上都是阒无人迹的。所以,它是小孩子的世界。那份自雄,现在想起来,就像狮子在巡视它的领地。直到炊烟四起,牙齿开始不争气地咀嚼起来,我们才树倒猢狲散,向着家的方向撒丫儿狂奔。

其实那时候,家无长物,甚至油腥都很少见。但奶奶摊得一手好煎饼,至今温暖着我的胃。奶奶俭省了一辈子,敬惜粮食。至今,我记得有一次,她看到碾落在尘土里的一穗麦子,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她

把它捧在掌心,小心翼翼地吹去浮土。搓一搓,再吹去麦糠,然后数粒麦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那一刻,奶奶的皱纹更深了,但绽出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笑脸。

每一次摊煎饼都是我的节日。尽管我对单调而重复的磨面环节深恶痛绝。我们没有牛,没有驴,也没有骡子。所以磨面的时候,我们就成了牛、驴和骡子。这个工作通常由爷爷来做,我有时搭把手。爷爷有一络花白的山羊胡子,精瘦精瘦的。转几圈,就会停下来,拢一拢粮食。面,磨得越细越好,所以这个工作简直就是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,看起来没有尽头。

我最喜欢的工作是烧锅,熊熊焰火总是让我陷入迷思。火舌翻卷,吞噬掉一

切。柴火迅速地抱紧身子,然后在一团焰火中化为灰烬。但奶奶总是告诫我火不要烧太旺,这样鏊子才能受热均匀。

由五谷到煎饼,这是一场多么神奇的转化。只需把它研磨成糊,然后醒上一会儿,在鏊子上摊开,须臾之间,一张完美的煎饼就大功告成了。第一张煎饼总是我的,垂涎三尺的我犹如饿虎扑食,五谷的焦香在味蕾上唤醒四季,好像一一展卷。煎饼的黄金搭档是大葱和甜面酱。我倒是更喜欢它的原味,犹如置身荒野,天清地旷。若是放凉了,它会变得筋道,在与牙齿的磨合中,越嚼越香,我能一口气吃好几张,奶奶总是怕我吃撑了。

我挺着小肚子,找小伙伴去玩,手里面还要拿张煎饼,它更像是一种炫耀。

农忙的时候,奶奶要摊很多煎饼,那就是我们田间地头的口粮。感觉自己都要累垮了,一口煎饼就足以让人满血复活。人们常说,胃的记忆就是乡愁的记忆。我整个的童年记忆就是一张煎饼拯救的,每每想起来,还会口水四溢。我向无数人说起过奶奶摊的煎饼有着让人惊艳的五谷香。但是这种味道却很难传导到别人的味蕾上,于是便成了鸡同鸭讲。现在,我明白了,并不是奶奶摊的煎饼有多好,而是她的劳作升华了煎饼的味道。

我常常怀念那个冒着炊烟的小村庄,那时候,奶奶在,爷爷在,母亲也在。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小满河畔行(外两首)

□孟庆凤

水色深沉玉树盈,
劲风吹送皱波行。
吊床摇碎金光影,
篷帐听闻童子声。
身醉自然知野趣,
性怡天地冶心情。
时逢小满晨新意,
麦垄香浮待熟成。

榴花

碧海枝丛点绛唇,
众芳摇落独精神。
秋来果供团圆月,
爱入丹青赠壁人。

山花子·孟夏(李璟体)

楝树花残别梦匆,
忆中几许旧香浓。
昨夜独行逢骤雨,
碾春踪。

佳木成阴慵日午,
榴灯初照艳庭风。
待摘青梅新酿酒,
论英雄。

一下子

□王武海

一下子,就一下子
心门内外汨汨地交谈
你无法阻止思想的血流
“回家喝汤了”喊醒一个村庄
谁又踏响故乡的泥泞
一树阴凉留不住一地麦香
翻不完的旧时光,几个文字怎能解析
每次,都有这逃不脱的童年

和往事的对话

每次心动,一定有你的背负
奋斗中、努力中……
在苦乐间接纳矛与盾的问候
脚下面,你我踏实着大地
生活在左右,如影随形



时光深处的伤痛与成长

□韦辉

真情驿站
Zhenqingyizhan

在记忆的长河中,故乡的模样始终清晰如昨。那是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省望谟县的一个布依山寨,隐匿于十万大山筑起的“栅栏”之中。一位年轻诗人曾感慨:“故乡的土地盛产阳光,也同样盛产着贫穷,故乡的十万大山是十万的栅栏,围起了天伦与安逸,同样也挡住了财富与时代的脚步。”我的家,便安在这诗中的“栅栏”之内。

儿时的岁月,虽被落后、闭塞与贫穷笼罩,却也不乏简单的快乐。或许真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在那艰苦的生活里,我竟也能寻得一丝满足。每日清晨,星辰还未完全隐退,我便迎着微弱的天光,赶着牛走向山间。待安置好牛儿,再匆匆回家,揣上两个红薯,光着脚丫奔向学校。午后放学,顾不得疲惫,又得去打猪草,直至天色渐暗,才伴着月色回家吃饭。那段日子,虽清贫劳累,却有家人相伴,温馨的天伦之乐如同一束微光,照亮了平淡的生活。

然而,命运的车轮无情地碾轧过来。8岁那年,一场

噩梦降临——妈妈不幸染上肺结核。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,这几乎是难以治愈的“绝症”。为了防止疾病传播,家人无奈将妈妈单独隔离。从此,一道门缝成了我与妈妈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莫过于近在咫尺却不能相拥。每当看到妈妈就在门的那一边,我内心的渴望如潮水般汹涌,无数次想扑进她温暖的怀抱,感受那久违的亲昵。可妈妈总是那般隐忍又温柔,每当我靠近,她便默默退后,眼中满是担忧与不舍。她怎忍心将病痛传给心爱的儿子?于是,母子俩只能隔着那道门,无声地哭泣,泪水浸湿了岁月的角落。

更让我心碎的是周围人的疏离。同学和乡亲们因妈妈的病而对我避之不及,仿佛我身上也带着可怕的病菌。在他们眼中,我成了一个危险的存在,人人自危,敬而远之。那时的我,心中最大的渴望便是拥有母爱和朋友,可这看似简单的愿望,却如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。我只能孤独地徘徊在人群之

外,看着同龄的伙伴们欢快地玩耍,笑声如银铃般在空气中回荡。而我却如同被世界遗忘的孩子,只能默默地转身,躲进无人的角落,在幻想中勾勒与大家一同嬉戏的画面。

这样的日子,漫长而煎熬,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直到五年后,妈妈溘然长逝,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。但在这无尽的悲痛中,我也渐渐学会了孤独,习惯了沉默,而更多的是学会了坚强。

我深知,妈妈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,也始终对我寄予厚望,她那充满爱意与期许的目光,是我在黑暗中前行的动力。为了不辜负妈妈的期望,我告诉自己,必须勇敢地走下去。白天,我争分夺秒地学习知识、提升技能,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进步的机会;夜晚,当城市陷入沉睡,我仍在台灯下埋头苦读,那些曾经读过的书、做过的笔记,见证了我一路的拼搏。1998年,我从贵州到山东菏泽求学,2000年毕业后一直留在菏泽打拼至今。

凭借着不懈的努力,我

在职场上站稳了脚跟,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人脉。后来,我毅然决定创业,虽历经无数挫折与困难,但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,妈妈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,给予我坚持下去的力量。终于在2019年,我成功成立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,事业逐渐走上正轨。

与此同时,我从未忘记内心深处对文学和音乐的热爱。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我将生活的感悟诉诸笔端,创作了许多动人的文字;也在旋律的世界里尽情遨游,用音符表达情感。如今,我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也取得一定的成就。

最近几年为老家创作了几首村歌,去年发行了《我们说好不哭》《江郎才尽》。今年刚发行的《见一面少一面》《月亮都知道我在想你》,是我对母亲的深深眷念。这些成绩不仅仅属于我,更属于我那在天堂的妈妈,我知道,她一定在某个地方微笑着为我祝福,赋予我坚韧的力量,让我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勇敢地面对风雨,砥砺前行。